

世纪三部曲·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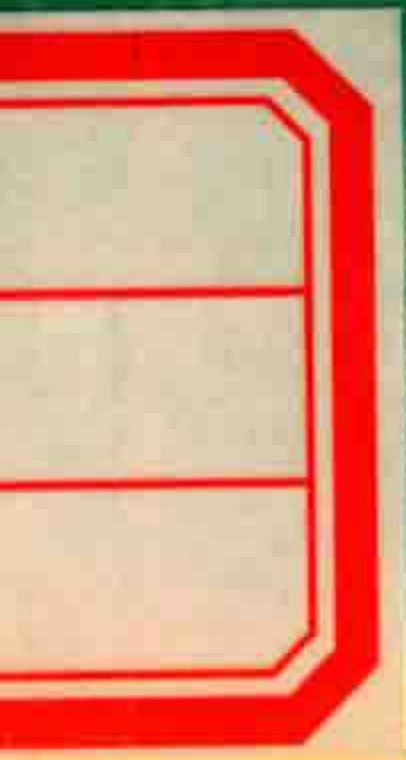
EDGE OF ETERNITY

永恒的边缘Ⅲ

我亲眼目睹，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

[英]肯·福莱特 著 陈杰 译

KEN FOLLETT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OF ETERNITY

永恒的边缘Ⅲ

[英]肯·福莱特 著 陈杰 译

KEN FOLLETT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边缘：全3册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陈杰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Edge of Eternity

ISBN 978-7-5594-0322-3

I. ①永… II. ①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236号

Edge of Eternity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7-091号

书 名 永恒的边缘

著 者 （英）肯·福莱特
译 者 陈 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闵 唯 周奥扬 刘 雨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44.5
字 数 698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22-3
定 价 1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永恒的边缘①



读客®

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全球文化，尽收眼底；
顶级经典，尽入囊中！



目 录

Part 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一章 / 3

加斯帕·默里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一年在军队里受训，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没受什么伤就复员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第四十二章 / 43

戴夫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制片人建议让他的明星姐姐来做嘉宾。

第四十三章 / 67

德米卡正式离婚那天，克里姆林宫头面人物的助理们正要开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讨论会。

第四十四章 / 91

丽贝卡背着伯纳德和别人发生了婚外情，但她不想对伯纳德撒谎。在悔恨中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第四十五章 / 125

坦尼娅发现，在布拉格很难买到报纸。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闻审查的讽刺结果。

Part 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六章 / 153

尼克松总统气疯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堵住这些漏洞，防止进一步未经授权的泄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

第四十七章 / 172

戴夫没有遇到钱上面的麻烦，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年买部法拉利了。他的事业前景并不是很美妙。

第四十八章 / 188

“克里姆林宫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非常恐慌。”德米卡对坦尼娅说。

第四十九章 / 202

戴夫·威廉姆斯很紧张。桃色岁月几乎快五年没有进行现场演出了。现在他们要在旧金山的烛台公园面对大约五万名观众。

第五十章 / 215

加斯帕·默里非常沮丧，尼克松这个骗子和坏蛋以极大的优势连任了总统。

Part 8 围场

1976—1983年

第五十一章 / 237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战士今年八十七岁，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第五十二章 / 247

杰姬身边坐着的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前排还坐着乔治俄罗斯裔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的列夫和玛伽。两人的样子都很孱弱，但还是从布法罗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

第五十三章 / 275

弗兰克一家分乘两辆特拉班大轿车去匈牙利旅行。他们是去那儿度假的。能买得起汽油的东德家庭常去匈牙利过暑假。一路上没人跟踪他们。

第五十四章 / 286

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和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他穿着很普通。

Part 9 爆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五章 / 337

里根总统在军费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但谁会负担这笔费用呢？当然不是缴税额大幅下降的有钱人。

第五十六章 / 363

丽贝卡的泪水冷冷地贴在脸颊上。这座占地一千英亩、包含着悲伤和哀悼的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之一。但并没有特殊的区域悼念柏林墙的受难者。

第五十七章 / 383

卡梅隆不顾一切地往前跑。这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杀手了，是个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年轻人，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别引爆！”

第五十八章 / 401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领导人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德米卡开怀地笑了。

Part 10 墙

1988—1989年

第五十九章 / 413

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雇。他并不感到奇怪。华盛顿的氛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第六十章 / 444

莉莉·弗兰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惊。此刻，东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就在5月2日这天，匈牙利人开放了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第六十一章 / 467

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诚实的人。过去六十年，苏联领导人最显著的特征都是拒绝面对现实。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敬意。

第六十二章 / 479

坦尼娅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

尾 声

2008年11月4日

第六十三章 / 497

午夜前，环视着杰姬·杰克斯家客厅里的众人，玛丽亚觉得这个组合真够奇怪的。

Part 6
花 朵

1968年

第四十一章

加斯帕·默里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一年在军队里受训，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没受什么伤就复员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黛西·威廉姆斯付钱给他买机票让他飞回伦敦探望家人。加斯帕的姐姐安娜已经当上了罗利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安娜最终嫁给了汉克·雷明顿，事实证明，汉克比任何摇滚乐明星都更专情。彼得大街的房子出奇的安静：孩子们都搬出去住了，只剩下劳埃德和黛西老两口还住在那儿。劳埃德是工党政府的部长，基本上不着家。

艾瑟尔这年一月刚去世，她的葬礼在加斯帕飞回纽约的几小时前举行了。

葬礼仪式在阿尔德盖特区加略山福音堂进行，五十年前她和伯尼·莱克维兹也是在此完婚的，那时正值一战，她弟弟比利和不计其数像比利一样的年轻人在冻僵的战壕里奋勇作战。

木头搭的小教堂能坐一百来个凭吊者，后面能站二三十人。但出现在福音堂见艾瑟尔最后一面的足有一千多人。

牧师把追悼仪式改到教堂外面，警方禁止汽车在教堂门外的大街上行驶。致辞者站上椅子对人群发言。艾瑟尔的一儿一女，

已经五十来岁的劳埃德·威廉姆斯、米莉·埃弗里和艾瑟尔的外孙、外孙女，以及几个重孙、重孙女都站在教堂的最前面。

伊维·威廉姆斯读了《路加福音》中好牧人的那段隐喻。戴夫和瓦利拿着吉他弹唱了《艾丽西亚，我想念你》。内阁的一半成员及菲茨赫伯特伯爵也来到了追悼会现场。从阿伯罗温来的两辆大巴送来一百多个威尔士人齐唱圣歌。

不过大多数来追悼的都是被艾瑟尔事迹感动的普通伦敦市民。他们站在一月的寒风中：男人们手拿着帽子；女人们竖起手指，让玩耍的孩子们安静；老人们穿着廉价的大衣瑟瑟发抖。当牧师祈祷让艾瑟尔灵魂安息的时候，所有人一齐道了声“阿门”。

乔治·杰克斯1968年的计划很简单：帮助鲍比·肯尼迪当上总统。结束越南战争。

鲍比的一些助理却并不赞同。丹尼斯·威尔逊更希望鲍比只是个纽约州的参议员。“人们会说我们已经有个民主党人的总统了，鲍比应该支持林登·约翰逊竞选连任，而不是和他唱对台戏，”他说，“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1968年1月30日，乔治和威尔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等待鲍比，他将在此和十五名记者进行早餐会。

“才不是这样呢，”乔治说，“杜鲁门在党内不也曾面临斯特罗姆·瑟蒙德^①和亨利·华莱士^②的竞争吗？”

① 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 1902—2003），美国政治家，担任了长达四十八年美国参议员。

②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 1888—1965），是第三十三任美国副总统。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鲍比这次都不可能赢得民主党的提名。”

“我觉得他比约翰逊更得人心。”

“民心和获得提名没有任何关系，”威尔逊说，“大多数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掮客控制：工会领袖、州长或市长，也就是戴利这种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既残忍又腐败，是最糟的那种老派政治家。“约翰逊最擅长内斗，他一定会把鲍比啃得骨头都不剩。”

乔治失望地摇了摇头。他之所以投身政治就是想摧毁这种旧的政治结构，不对之屈从。鲍比本质上也是这样一个人。“鲍比会在这个国家掀起一股飓风，让那些权力掮客无法忽视他。”

“你难道没就此跟他谈过吗？”威尔逊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你难道没听他说过，如果和民主党现任总统竞争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自私而有野心的家伙吗？”

“大多数人觉得鲍比接替他的哥哥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在布鲁克林大学演讲时，学生们打出了‘鸽派，鹰派——或者只是只小鸡？’的标语牌，这事儿难道你忘了吗？”

学生们的嘲笑刺痛了鲍比，让乔治觉得非常失望。但乔治现在试着用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这说明他们希望他参加竞选！”他说，“他们知道鲍比是唯一能把老人和年轻人，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穷人联系在一起的竞选人，是唯一能团结所有人结束战争，让黑人得到他们应得的平等权利的竞选人。”

威尔逊嘴角一撇，准备对乔治理想主义的说法嘲笑一通。但没等他开口，鲍比就走进了宴会厅。所有人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乔治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反复。一开始约翰逊

干得很不错，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并计划对贫困开战。但正如乔治的父亲格雷格预计的那样，他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很不够，把握得有所偏差。他只知道不能在自己的任上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而让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还自欺欺人地告诉美国人民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人的用词也发生了变化。乔治年轻的时候，“黑”字是个粗俗的词汇，“有色”听上去更得体一点。“黑种人”最为礼貌，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就经常用“黑种人”这个词，和“犹太人”这个词一样，《纽约时报》经常把“黑种人”的首字母大写。现在，“黑种人”这个词则被认为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色人种”则被视为一种推搪。所有人都说黑人、黑人社区、黑人荣耀，甚至黑人权力。他们说“黑”这个字眼很美。乔治很纳闷，不知道这些词究竟有何区别。

他早饭吃的不多——一直在笔记上记录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鲍比进行的解答。

有个记者问：“你觉得竞选总统时身上的压力大不大？”

乔治抬起头，看见鲍比毫无笑意地笑了笑说：“太大了，真是太大了。”

乔治浑身一紧。鲍比有时太实诚了。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麦卡锡议员的选战？”

记者提到的不是五十年代疯狂反共的参议员乔·麦卡锡，而是诗人政治家、名声素来很好的尤因·麦卡锡。两个月前，尤因·麦卡锡宣布自己有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作为一个反战人士向约翰逊发起挑战。不过新闻界认定他必将失败。

鲍比回答：“我觉得麦卡锡的选战将有助于约翰逊。”鲍比

仍然不肯把约翰逊称为总统，乔治的朋友、约翰逊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逊对这点颇有怨言。

“那你会参加竞选吗？”

鲍比有很多办法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绕开这个问题说些别的。但鲍比没有这么做。“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乔治大吃一惊，把笔都掉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鲍比补充道：“在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

乔治真想冲他大喊：那样的话，我们又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发现丹尼斯·威尔逊偷偷地笑了起来。

乔治真想马上离开，但他太礼貌了，做不出这种事。他坐在餐桌边，一直记录到早餐会结束。

回到国会山鲍比的办公室以后，乔治像个机器人一样写了份新闻通稿。他把鲍比的措辞改为：“在目前可以预见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但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天下午，三位助理离开了鲍比的团队，他们不打算为失败者工作。

乔治非常生气，也有要离开的冲动，但他没有马上行动，他还需要好好想想。他想和维雷娜谈谈这件事。

维雷娜正好在华盛顿，和往常一样住在乔治的公寓。维雷娜在乔治的卧室里有了自己的衣橱，放置那些在亚特兰大永远用不到的冬衣。

听了乔治的叙述以后，维雷娜伤心得几乎快流泪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维雷娜说，“你知道去年我们在越南战场死伤了多少人吗？”

“我当然知道，”乔治说，“死伤有八万人。我在为鲍比准备的一篇演讲里提到过这个数字，但他在演讲中没用那段话。”

“牺牲、受伤、失踪了八万人啊，”维雷娜说，“太可怕了——鲍比不竞选的话，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今年的死伤肯定会继续增加。”

“鲍比错过了缔造伟大的机会，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呢？”

“我很生气，没去找他谈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对竞选的目的还存在疑问。他问自己是为这个国家还是在为自己参加竞选，并为这种责问而饱受折磨。”

“马丁也是一样，”维雷娜说，“他一直在自问，南方各城镇发生的暴动是不是自己的过错。”

“可金博士没有把自己的疑问对外人说啊！对一个领袖来说，有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万万没有示弱的道理。”

“你觉得鲍比这样说是经过计划的吗？”

“不，鲍比应该是冲动之下说的。这也是他难相处的地方。”

“你准备怎么办？”

“也许会辞去现在的职务。我还在考虑。”

两人换了衣服，准备出去安静地吃个晚饭，再看看今晚的电视会怎么说。系粗条纹领带时，乔治看着镜子中正在穿内衣的维雷娜。与五年前第一次看她裸体比起来，她的体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维雷娜已经二十九岁了，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活力，但她现在有了以前缺乏的自信和优雅。乔治觉得成熟后的她更美了。维雷娜留着一头自然的浓密头发，使她的绿眼睛更有诱惑力。

穿上衣服以后，维雷娜坐到乔治的刮脸镜前画眼妆。“辞职